

XIEZUO 写作辅导读物 (一)

分类  
编号 77—12920  
芷书  
无锡市教师进修学校  
教育局教研室

# 写作常识

XIEZUO CHANGSHI

XIEZUO CHANGSHI

XIEZUO CHANGSHI

XIEZUO CHANGSHI

赠阅请来换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新星出版社

CHANGSHI XIEZUO  
CHANGSHI XIEZUO

写作辅导读物（一）

# 写 作 常 识

北京国营长城无线电厂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作辅导读物编写组



北京人民出版社

写作辅导读物（一）

写 作 常 识

北京国营长城无线电厂 写作辅导读物编写组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138,000字

1976年8月第1版 197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9071·11 定价：0.44元

## 毛主席语录

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 目 录

为革命而学习写作.....	(1)
一、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造革命舆论.....	(1)
二、要写革命文，须做革命人.....	(5)
三、破“神秘论”，知难而进，在实践中提高 写作水平.....	(10)
材料的占有及选择.....	(15)
一、详尽占有材料的意义和作用.....	(15)
二、材料获取的源泉及途径.....	(19)
三、写作材料的占有、鉴别、选择和使用.....	(28)
主题的提炼和表现.....	(43)
一、主题是文章的灵魂和统帅.....	(43)
二、主题的提炼和确立.....	(48)
三、主题的表现要鲜明、集中、深刻.....	(64)
四、主题和标题的关系.....	(70)
结构的布局与安排.....	(74)
一、对文章结构的认识.....	(74)
二、结构的原则和要求.....	(77)
三、搞好结构的重要条件.....	(81)
四、文章结构的基本形式.....	(89)
五、层次、段落，过渡、照应和开头、结尾.....	(95)

语言的使用和学习	.....	(104)
一、语言和思维、文章的关系	.....	(164)
二、对文章语言的基本要求	.....	(106)
三、下苦功夫学习语言	.....	(123)
表现的方法及应用	.....	(130)
一、叙述	.....	(130)
二、描写	.....	(141)
三、对话	.....	(152)
四、抒情	.....	(153)
五、议论	.....	(164)
六、说明	.....	(177)
文章的改动与润色	.....	(184)
一、修改文章的重要性	.....	(184)
二、如何修改文章?	.....	(187)
三、修改文章应该注意什么?	.....	(204)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	(207)
一、从路线高度认识文风问题的重要	.....	(207)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的基本特征	.....	(211)
三、端正思想，改进文风	.....	(227)

# 为革命而学习写作

当我们学习写作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为什么而写作？”对于这个问题，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回答，无产阶级的回答是：为革命而写作。

为革命而写作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根本的原则问题。为了更好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好这一问题，我们讲以下三点意见：

## 一、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造革命舆论

文章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毛主席深刻指出：“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sup>①</sup>这一光辉指示，从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精辟地阐明了舆论工作的重要性。

写文章，搞创作，历来都是为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历史上的一切反动阶级，总是大肆制造为他们的阶级和政治路线服务的反革命舆论。两千多年前，反革命

---

<sup>①</sup> 转引自《伟大的真理，锐利的武器》，《红旗》杂志1967年9期。

复辟的祖师爷孔丘，为了维护“礼崩乐坏”的奴隶制度，到处游说，奔走呼号，鼓吹什么“要移风易俗，最好最好的东西就是乐；要安上治民，最好最好的东西就是礼。”<sup>①</sup>这里清楚地表明，他把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看成是实现他“复礼”目的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并且还亲自修订《春秋》，整理《雅》、《颂》，为奴隶主阶级唱赞歌。叛徒、卖国贼林彪承袭孔丘的衣钵，祭起“克己复礼”这面黑旗，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他万事中“唯此为大”的事。他念念不忘抓“枪杆子和笔杆子”，利用写文章、作演说、填词作诗等手段，歪曲事实，伪造历史，妄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在臭名昭著的《“571工程”纪要》中，还明确地写有“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的黑话，由此可见，他要掌握舆论工具，是为他那条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我们写作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舆论工作，建国以来，毛主席亲自领导了开展对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以及一九五七年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这次意义深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从文化教育方面揭开序幕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因此它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来一次极为猛烈的冲击，改

---

① 《孝经·广要道》：“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革了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极大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包括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问题的重要指示，对于进一步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对于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了当前革命斗争的需要，毛主席指示在全国人民中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毛主席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对于我们识别钻进革命队伍内部专搞投降的宋江一类，对于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都有极大的意义。从这里，我们深深体会到舆论工作对整个革命事业是极为重要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意识形态领域历来就是阶级斗争的重要阵地，无产阶级要牢固地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使它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工具，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而反动阶级也总是同我们争夺这个阵地，以便利用这个阵地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路线

和阶级利益服务。这种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我们决不可放松警惕，麻痹大意。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必须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全党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重视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以农村为例，北京大兴县红星公社贫下中农，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不能忽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他们体会到，在农村开展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绝不是写写画画、蹦蹦跳跳的小事，而是用社会主义牢固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和生产。贫下中农高兴地说：“批林批孔大开展，群众文化搞得欢，人长干劲地增产，阶级敌人心胆寒。”

当前，在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热潮中，“应该很好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使每一个普通的男工、女工、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系统登载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sup>①</sup>这是每个通讯员、业余作者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作为一名通讯员或业余作者，要学好弄懂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积极地投身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伟大斗争中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挥笔战斗，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

<sup>①</sup> 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第31卷182页。

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反映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满腔热情地支持共产主义新生事物。总之，一句话，为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而努力写作。

## 二、要写革命文，须做革命人

毛主席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sup>①</sup>。广大工农兵通讯员和业余作者在斗争实践和写作实践中，认识了这一真理。“要写革命文，须做革命人”，已经成为他们的战斗口号。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超阶级的文章，也从来没有超阶级的作者。文章为哪个阶级和哪条政治路线服务，根本在于作者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鲁迅说得好：“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sup>②</sup>因此，在写作过程中，一定要抓住这一根本问题。我们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切不可相信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的所谓“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类的“闭门修养”的谬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少奇一伙，在文艺界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874页。

② 鲁迅：《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525页。

大肆贩卖封、资、修的黑货，竭力鼓吹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添培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正是在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有的人进城以后，没有多久，就被资产阶级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在资产阶级糖弹面前吃了败仗。有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青年作者，也被资产阶级“吃掉”了。有那么一个自诩为“神童”、“天才”的青年作家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一例。此人踏上创作生涯时，还是个天真烂漫的红领巾，但在刘少奇的“三名”、“三高”文艺黑线腐蚀下，他孜孜以求的是“合同、稿费、吃喝、买房子”。他聚敛了几万元的巨额钱财，竟象利欲熏心的资本家一样。当他的欲壑无法填满时，就跳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这里充分说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极端重要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冲垮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反革命专政。以京剧革命为开端的文艺革命正在深入发展，无产阶级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加强了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采取了一些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措施，一批来自工农兵并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新军正在茁壮成长。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文化艺术领域里，封、资、修的流毒仍然很深很广，资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一些人身上还严重存在，对许多文艺工作者说来，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改变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任务还很艰巨，即使是来自工农兵的作者，无疑地也要不断进行思想改造。那种认为“身在实践中，思想自然红”

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

为了写好革命文，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在延安时就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sup>①</sup> 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中，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更加体会到这一指示无比亲切，无比正确。他们认识到只有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头脑，才能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应当赞成，什么应当反对；什么应当表扬，什么应当批判。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受骗上当，甚至被修正主义路线牵着鼻子走。

第二，要自觉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能力。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已经变更了，但还实行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资产阶级法权还严重存在，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还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如果我们不是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能力，就有可能被“香风”吹得魂魄离身，被“臭气”熏得筋酥骨软。因此，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浙江省金华地区有位农民通讯员，坚持二十多年业余写作。有人对他说：“你写稿二十多年了，还是肩背一把锄头，一样晒日头，有啥花头！”他回答说：“我写稿不是为了名和利，是为了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有人对他说：“要是大家都象你这样写得多，天大的报纸也登不了！”他回答说：“我写稿不光是为了登报，

---

<sup>①</sup>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854页。

而是总结经验，推动工作，更好地干革命！”象这样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优秀通讯员是不少的，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那种认为发表了几篇作品就“可以不扛锄头”或“可以不拿榔头”，就想向党和人民伸手要名要利的思想是可卑的。我们要时刻记住：自己手中的这枝笔是毛主席和党给的，是工农兵群众给的，从不会写到慢慢地学习着写一点东西，主要是党组织和广大群众对自己教育和帮助的结果。我们只有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义务，而没有向党和人民要“从丰报酬，特别优待”<sup>①</sup>的权利。

第三，要深入生活，坚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上海的工人业余作者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时深深体会到：“朝霞离开阳光，只不过是几片浮云；新芽离开土壤立刻会枯萎雕零。”<sup>②</sup>这阳光，就是党和毛主席，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这土壤，就是广大工农兵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火热斗争生活。业余作者，贵在“业余”，这仅仅指的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而对于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来说，则应该是“专业”的。只有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身不离劳动，心不离斗争，与火热的斗争生活息息相关，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血肉相连，永远保持一个“土”字，永远保持劳动人民本

---

①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238页。

② 鲁戈、齐铸文：《大力发展工农兵文艺创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原载1975年5月23日《光明日报》。

色，才能有资格充当工农兵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否则，就有“枯萎雕零”的危险。我们一定要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sup>①</sup>毛主席这里强调的是“长期”，而不是“短期”，强调的是“无条件”，而不是“有条件”，强调的是“全心全意”，而不是“半心半意”，更不是“三心二意”。不可象“葫芦掉在井里”，在生活的面上摇摇晃晃，或深入生活只是想从群众中捞点写作素材；也不可表面象扎了根，而实际上只是压了一层浮土，或者只是几缕虚根。只有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工农兵的生活土壤之中，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才能写出充满战斗气息的作品来。根深才能叶茂，就是这个道理。

“要写革命文，须做革命人”。我们要以伟大的鲁迅为榜样，象鲁迅那样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严于解剖自己，自觉地改造世界观，积极投身到伟大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去。用鲁迅那种“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的革命精神激励自己，永远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挥笔战斗。

---

<sup>①</sup>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862页。

### 三、破“神秘论”，知难而进， 在实践中提高写作水平

有些青年同志觉得写作很“神秘”，是“秀才”们干的，而自己则“不是那块料”。这个看法不对。“神秘论”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制造出来的。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卖国贼林彪，就曾厚颜无耻地教人“怎样学会写文章”，在这篇黑文里，大肆兜售写作大门朝“天”开，没有“灵感”莫进来的黑货，其目的正是以此来捆绑广大工农兵的手脚，好让他们一伙霸占文化领域，去大造反革命舆论。

写作的才能和其他才能一样，都是后天才有的，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革命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离开了人民生活，离开了社会实践，就谈不上什么创作。著名的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之所以能够写出把共产主义的理想传遍了全世界的《国际歌》，就是因为他参加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参加了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武装起义的斗争。我国著名的农民歌手李有源之所以能够创作出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伟大的党的《东方红》，也是他亲身参加了当时的陕北群众斗争的结果。白洋淀渔民诗人李永鸿以自己的创作经历痛斥了林彪一伙散布的写作“神秘论”，他说：“写作的能力也只能从不断的生活实践和写作实践中锻炼出来。开头，连嘛叫诗，我听都没有听说过。大字也没识几个，抓起笔杆儿只能画圈画点画

盆画碗，顶多也只能编几句顺口溜，也不懂嘛叫投稿出版。新旧社会生活的对比，对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总想用文艺的形式把它写出来，以此来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每次写出来后，念给社员群众听，看是否写出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感情，让大家帮助修改，让党支部审查。写的多了，慢慢也就摸到了写作的一些路子。所以说，写作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写作能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靠什么“天才”、“灵感”，而是从不断的生活实践和写作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因此，必须彻底批判林彪一类骗子的写作“神秘论”，并肃清其流毒。

有的同志认为搞通讯报道工作，有跑不完的路，干不完的活，熬不完的夜，写不完的稿，实在太辛苦了；也有的同志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受到一些挫折，就泄气了。总之是怕苦怕难。这也是不对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学会写作既不难，提高写作水平也是办得到的。许多工农兵作者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全国著名的女歌手殷光兰，在旧社会是个童养媳，没念过书。解放后，她怀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写了许多优秀的民歌，四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她在写作过程中遇到过不少困难：工作多、生产忙、家务重、文化低、孩子缠身等，但她从不向困难低头。她说：“我想到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想到宣传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我就要坚持战斗……自觉地为无产阶级大造革命舆论。”<sup>①</sup>又如一位解放

---

① 殷光兰：《毛主席给我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原载 1972 年 5 月 17 日《光明日报》。